

独自远行

陈翠◎著

每一场相遇都是惊心动魄的。
它潜伏着某些可怕的力量，撕碎或者激越。
不安里的坠落与升腾。
痛苦与幸福。



陈翠◎著

每一场相遇都是惊心动魄的。
它潜伏着某些可怕的力量，撕碎或者激越，痛苦与幸福。
不安里的坠落与升腾。

独自远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自远行 / 陈翠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33-0325-5

I. ①独…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9714号

独自远行

陈翠 著

责任编辑：李梓若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88310899

法 律 顾 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 者 服 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 购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7.25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1年8月第一版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325-5

定 价：24.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不期然遇见年少的你

文：边郎

自嘲，戏谑。轻快的语调，轻描淡写的场景，嬉笑时不经意会落泪，温馨时又不期然弥漫出哀伤。

就这样，走进35岁离异女子的世界。也不过一年，也不过一个男人，却让你阅尽一生。为了逃避过年，她独自远行，她没有诉说生活的艰辛、寂寞与惆怅，却处处让人触目惊心。

故事让我有必须一口气读完的冲动，作者说这只是一个故事，创意萌生于旅途。我却忽然倾向于故事的纪实性——在婚姻里离散的人，如断线的风筝，当飘了很远的风筝落在25岁的他的手上……

2010年的2月14日，是中国的农历春节。当春节偶遇情人节，多少孤独而寂寞的灵魂，会期待一场风花雪月。很多人，便去了云南，大理、丽江、束河、香格里拉、昆明。那里四季如春。幸运的人，会邂逅另一个孤独而寂寞的灵魂，哪怕没有未来，在相遇里绽放，如烟火般璀璨后寂灭——我虽传统，居然也同意。

然而她，却是不曾抱有期待的，“不管她承不承认，她确实老了。老到不适宜谈恋爱……”她已独自远行多年。

但她与年少的他，注定要在虎跳峡的阳光下不期而遇，“没有早到一分，也没有迟到一秒，相遇在时间的洪荒里。”

“每一场相遇都是惊心动魄的。它潜伏着某些可怕的力量，撕碎或者激越，痛苦与幸福。不安里的坠落与升腾。”读到这句话时，我开始期待起来，一个是历尽沧桑的女子，一个是海外归来的少年，那将会是一场怎样浓烈与纯厚的相爱？

通篇文字看似温暖美丽，然而就算是在最幸福的字里行间，你都能读出无限的纠结与忧伤。

“我们一起去西藏吧，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只有我和你。”他说……

“（与西藏）相遇的时候，她已老去。她宁可爱它，因为它有的是地老天荒，因为它不像人类那样多变。”

时间才刚刚过去一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未来，但这样的爱情注定会成为我一生的牵挂，我便不再希望读到他们更多的故事，我希望时间凝固在这本书的结尾。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对于每一个至今仍然信仰爱情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寒冬里的酒，可围炉把盏，细细品去。

暖了，热了。但愿，不要散了，凉了。



Chapter I

与男人相遇无非是死路一条
如果可以选择死法
她宁可要温柔的一刀

不管她承不承认，她确实老了。

老到不适宜谈恋爱，追星，诸如此类的事情。

然而令人绝望的是她仍然喜欢韩寒周杰伦以及油嘴滑舌的蔡智恒。

他们看似都有点孩子气。重点的是他们都很会调戏。

还貌似深情。

女人大多喜欢被调戏不管她们愿不愿意承认。

被深情地调戏是一种境界。

正经小孩忽如其来的一点耍帅性的撩拨。虽然不入流却也不下流，不愠不火。恰到好处，令人心动。

不过即使这样，也带着垂暮之气了，谁知道他们也许什么时候就过气了呢。

90后的年轻人喜欢什么呢，不得而知。

2010年，她三十五岁了。

她第一次知道自己属兔是在十二岁，人生的第一轮。

那时还是1987年——这个数字像是历史书里某个遥远的年号。在扳指计算的时候，时光如水哗然退去，露出泛黄的底色。

那会儿很流行生肖的卡片，上面写着“你是仁慈、举止文雅、善良、和蔼及爱美的象征。你温柔的言辞和慈善的生活方式，体现出一个成功的外交家和艺术家的一切思想品质……”

她很为这个骄傲了一阵子。

在二十五岁前，凡有人问及年龄，她总不忘加上“属兔的。”似乎加上了这个就会让人把她与温文尔雅的外交家或是浪漫不羁的艺术家联想起来。

然而离婚以后她不太愿意提起这个。因为掐指一算，她不见得像是二十三岁的女孩。往上一加，数字便变得异常可怕起来。

离婚后一切并没有太大不同，该做饭该熬夜该冒雨一大早去上班还是一样没减。

只是冬天显得特别长特别冷。

最后要面对一个人过年的问题。

当然，只要她经受得住无数同情的刺探的目光，她是可以回娘家热热闹闹地过年享受天伦之乐的。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2010年的春节是2月14日，情人节。

别说情人了，就算是个人也成。可是都没有。

她不想矫情地抱着枕头痛哭流涕。然后感慨一番“独自怎生得黑？”

但她还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幼儿园一放假，孩子就嚷着回姥姥家去了。

她孤身一人在超市里买了几天的食物，可以蓬头垢面地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了。

她咬一口饼干就一口苦茶。在网上瞎逛。

“到哪儿过年呢？”

“到哪儿过年呢？”

苦恼无比。

这一年全球都很冷。北方的雪曾掩埋一列火车。

而滑稽的是哥本哈根12月还要召开世界气候大会签订全球减排协议。讨论全球变暖的应对。

当然专家声称气温变冷也是厄尔尼诺现象。

它导致极端天气。

极端孤独的她不能到极端寒冷的地方去。

这是她出行的唯一宗旨。

出行前她煞有介事地到博客上去跟自己告别。

她告诉自己——

“消失。轻易得让你不可置信。

“在很多很多的空间里，你或他早被消失。有些消失刻意为之，有些消失在不经觉中潜滋暗长。

“很多很重要的时刻，消失前最后的刹那，人们不以为意地笑着转头，不知道没有以后。不知道彼此已是二度空间。天还是那个天，风也会吹过彼此，不再谋面。

“消失只存在于他人。当没有人在意去留时，她只好被自己消失了……”

2009年流行“被”字。她赶时髦地把自己“被”了一把。

飞机从白云机场呼啸而上，冲出南方沉郁的阴霾。

浓重的云层外，世界金光闪耀。从地外俯视，那片烦扰的土地，只是暂时被黑云遮隔。世界从来光彩照人。

天蓝得彻底，阳光金得夺目，黑云的另一面，圣洁的白。

人们心底的悲哀，如若能穿越，会不会全然颠覆。

幸福根本近在咫尺。

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气。一阵刺痛从耳际穿过脑门，又轰然共鸣。超越凡界前的洗礼么？她无聊地翻看报纸，字向的《女巫师》扑面而来。

“我高龄，能做任何人的祖母/……分崩离析那些已分崩离析的人/我懂得羞涩的仪式/会忍痛割爱，当太阳自山头升起/照耀舞台中央的时候/我就是传统，无人逾越/……/现在我打算退休/成为平凡无害的人……”

她笑了。有点突兀，以至于邻座的阿伯怪异地看着她。

她装作很认真地把诗抄了下来。

从广州到昆明，只有两个小时而已。

但她最终呼呼大睡了。

醒来的时候才发现飞机马上要落地。

于她，是鼓足了劲的离开。只愿远远的，抛却尘嚣。仅仅两个小时的等待，不足以拉开时空。

她有些失落。

旅行更应该坐火车，不紧不慢地颠簸，晃荡。在床与床逼仄的缝里，在轰隆隆的节奏里，在日夜更迭里，感受流浪与流落。

慢慢咬嚼自我放逐的快感。

但不管怎样，她终于到了云南。走出机场她看到了透明的阳光。天，不可思议的蓝。一场轰轰烈烈的光明，弥天盖地。

这不是她熟悉的场景，一开始，她有些怯场。她未施粉黛地立在强光下，任每一根皱纹清晰而生动。

在云南，她是未经尘事的蓓蕾。她不知道，有些幸福即将盛大开场。当然，幸福与痛苦毗邻相隔。她同样不知道，有些痛苦一开始就埋在那儿。

等她路过。

“彩云之南 我心的方向 孔雀飞去 回忆悠长……”

她哼着天籁之音，迈出机场，向右走去，那边是春城路。与春城路相交的，是拓东路。当然，知道这些，已经是后来的事了。

来接她的是侯姐，昆明某旅行社的工作人员。

说好一个人旅行的。做攻略的时候终于不耐烦。订了往返的机票。把一半的时间交给当地的旅行社，剩下的时间随便找个地方住下来。

过了年就回来。

她不是虔诚的驴友。甚至不是一个称职的旅行者。

她只是一个无处可去的女人。只需要远远地离开。

在没有目光投射的异域里。在因陌生而安全的他乡。

过一个不难堪的年。哦，或者情人节。

虽然仍是孤独的。但来得纯粹。

由于飞机的延误，她错过了当天的团。只能在昆明再待一个白天，傍晚方前往大理。

这个很关键，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倒抽一口冷气。

差一点，她与他擦肩而过。什么是缘？缘字笔画七扭八折的，就是耗尽你别的可能，专等这场相遇。是粲如烟花的寂灭还是长若丝雨的缠绵，那就不是它管的事了。简单来说，缘只是淘气包往人群里抛掷的石头，它聆听那一声巨响，雀跃而去，至于死伤喜乐都不是它关心的事。

第二天一早，她终于独自站在昆明的街头。

感受高原强烈的紫外线不怀好意地探射着她沧桑的脸。

最后她来到民族村。

她不知要不要提民族村。

因为真正的他并不在那儿出现。

这只是她的一个意外。行程外的意外。

虽然，在那儿她先遇到了另一个男人。

是的，在一个人出行的时候，男人的出现会使行程变得有趣。

你有了一个观众，因为你是个女人他会多看你两眼。于是在那些时刻，你的行迹有了另一种存在的可能。虽然也仅此而已。

真正的那个他未出场，而另一个男人先出现，这个男人无懈可击横看竖看都是托负终身的主儿，通常这是某些电视剧的伎俩。

当观众从心里接受这个男人的时候，片子会断然告诉你，这是错的。

因为他绝不是最好的男人。他现实且平庸，没有传奇的品质。

于是那个超凡脱俗的他横空出世令人眼前一亮。虽然也往往就是这个男人最后把女人伤得血肉淋漓体无完肤然后甩手离去不带走一片云彩。

想到这里她决定重温一下最先出现的那个无懈可击的男人。

他至少是个平凡无害的人。

70元的门票。门可罗雀。当然那会儿不是旅游的旺季。由于人少，她开始喜欢这个矫揉造作的地方。

整个村子静悄悄的，蓝的蜡染七彩的裙，俏丽的帽子木珠子的项链。

阳光斑驳树影婆娑。凉风习习湖水潋滟。

像是一个影视拍摄基地。或者供小学生练习写作文的一个公园。

她是在一个木头寨子前遇到那个平凡无害的男人的。

他的出现对所有情节毫无帮助。

但于她此行，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免去了她后来对男人的所有顾忌。这很重要。因为本质上他是一个温柔敦厚正直有教养的男人，令人信任。而且帅气。他最终没有成为男一号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行程不同。

时间太短不利于食物发酵。男女之情和食物制作的原理是相通的。时间太长食物会变味。爱情则会无味。当然同样的是它们都会含有害物质。

那时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而且昆明太热，无需取暖。

后来她才知道他是一位深圳来的警察。

警察同志当时正在拍一群鸽子。

是的，是鸽子。

回想起来这更像是一个隐寓。一根伏下的埋线。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她会看到鸽子而不可遏止地酸楚。像是电影里若隐若现的插曲，令人惆怅。

但那时候，鸽子仍然是鸽子。没有任何意义。

她也想拍鸽子虽然她并不特别喜欢鸽子。但是在满村做出来木头房子里，它至少是活的，并且是真的。

警察叔叔一转身就看到了她。她正眯缝着眼很业余地向鸽群瞄准。

那情形大概有几分可笑。他真的对她笑了笑。

笑了笑之后他走了过来。帮我拍一张照吧。

这种搭讪非常经典。而且安全。

巧合的是，后来她与真正的那个他，开始时用的也是这句。

她抬头看清楚了眼前的男人。她不太会看男人的年龄。二十岁后的男人通常都长得差不多。而她的心理年龄常在十八和八十之间遽变，这常影响了她的智商。

她手足无措地帮他拍了一张照。

因为凭空冒出一个男人，这多少有点令她意外，而且这男人看上去还蛮有气质——就像所有电视里的男二号一样，他充满正气地帅着。毫无偏差。

如果说后来的那个真正的他是少年版梁朝伟的话，眼前的这个男人最多只是刘德华。李安只会找前者拍文艺片以示品味，而后者最适合拍大众化的贺岁片。

“给你也拍一张吧。”警察叔叔温和却不容置疑。

“就坐那儿吧。”男人指了指木楼下长长的台阶。

人们都有台阶情结。不知是那一代星们的创造，以至后来一看到台阶都会联想起一款款忧郁的女子或男子。他们大多辽远地看着前方，有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意境。

为了显示有别，她站在木楼的台阶上，双手扶栏，头略低垂，颇有晏殊“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凭栏总是销魂处”的意趣。

走下来时，他们很自然地走在一起。

总之那天他们逛完了整个民族村。警察叔叔是比导游更好的摄影师而且分文不取，这令她万分庆幸。而且警察叔叔方向感超强，他们从容地在一个个村寨里穿梭，线路绝不重复非常合理。

闲逛的时候他们不可避免地研究了对方的年龄。

“你是80后还是90后啊？”她先发制人。

“呵呵，老咯，我85的。你也是八十年后吧。跟我应该差不多。”

幸亏她当时没有喝水吃东西或者咽口水，要不会很狼狈。

她定定神后终于很痞子地回答“女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会记得自己的真正岁数了。至于我嘛，时间已定格在二十五岁不会再有变化。”

所以来当她再听到“85年”的时候她已经非常镇定。

似乎她与85年的小屁孩混到一块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2010年里75年出生的她和“85年”较上了劲，显示了一个属兔女人应有的典雅智慧与狮子座女人的淡定大器。

85年那年竟然有两个男人哇哇落地。一个是警察叔叔，一个是令人梦魂牵绕的他。这让她很想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并且想强烈谴责她父母亲为什么不晚婚晚育。

尽管如此，那天她还是很开心。

有一个细节她必须提一提，因为她是个关注细节的人。当然，是别人的细节。她对大而化之的自己是宽容的。

在从某个少数民族木楼下来的时候，警察叔叔发现了一块松动的木板，他很自然地转身用手托着木板让她迈过。有些男人喜欢献殷勤，有些男人喜欢显风度，但是有些男人天生是令人温暖的，她确认他是。

在2010年的这个寒冬里，她尽与各种温暖的男人相遇。

与男人相遇无非是死路一条，如果可以选择死法，她宁可要温柔的一刀。

上帝仁慈。成全了她。

他们后来走到民族大剧院，一起看宏大的民族歌舞表演。

在那里警察叔叔记录了她的电话号码，他们彼此交换了QQ。

他们漫步走向藏民区，那儿很快有一场宗教仪式的表演。

在碧波粼粼的湖那边，一轮红日正要沉沉坠去。

那样的架式颇有几分武松喝醉了酒硬要过景阳冈时回眸西望的壮丽。

“你的时间到了。”警察叔叔如宣判世界末日的到来。

她惊叫着跳起来。六点半前她要到高快站集合前往大理。她必须马上离开。

“一个人要注意安全。”在她站起来的时候他深深地凝望着她的眼。
如同所有影视里男配角要离开屏幕前的眼神。

那句话轻而厚重。如黄钟大吕。高妙，庄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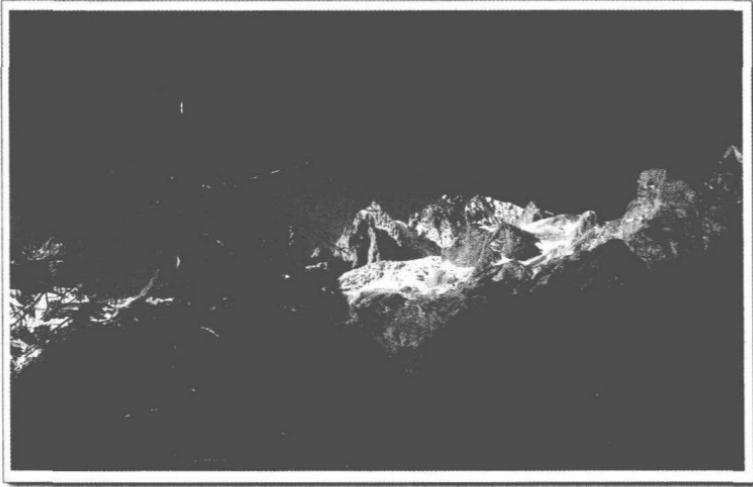
在余音袅袅中，某人的正剧即将开始，警察叔叔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她再也没有见过他。

真正的纠结从八方云集。昆明的上空分明聚集戾气。

幸福是什么，是猝不及防的相遇。相遇是什么，是两肋插刀插偏了插到了心脏，汩汩流血，无休无止。

转身的时候她完全不知情。

她沉浸于小屁孩久违的关切里，步履匆忙，不让他看到她涌到眼边的泪。



Chapter 2

她才知道

上天总是故意让她拼尽最后一丝力量

与他相见

在她几欲雀跃地想要介绍心中的那个他出场的时候，她沮丧地发现。

一切还没开始。

从昆明到大理，她必须一直忍受一个自信爆棚的女导游的轰炸。而那时，他还在另一个团的车上百无聊赖地打瞌睡，养精蓄锐。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出发，相汇云南。像是茫茫宇宙里的两团星云，各自漂荡了千亿斯年，等待刹那交汇时的温暖。

“大理有‘风花雪月’四大名景，你们知道指的是什么吗？不知道，好吧，用一首小诗串在一起，颇有情趣：下关风，上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很有意思吧。哈哈哈。”

做导游要有超强的心理素质，在满车昏昏欲睡的人前唾沫横飞且自得其乐，一人身兼捧哏和逗哏两职，自问自答自造气氛。

路边渐渐可看到许多白族人家的房屋。

白墙青瓦飞檐，墙上有极富装饰味道的花纹，又有一幅幅笔墨淡雅的山水花鸟画，那意韵，竟要比汉族还要汉族些。

不远处一户人家的门楼墙上，写着隽逸的书法，远远看去，“百忍家声”，显得特别触目。

似乎是为了专门解答她的疑惑似的，导游已滔滔不绝，“‘百忍家声’中的‘百忍’是唐代养生家张公为人处世的主张，他还著有《百忍歌》流传于世。照壁上的字意味着这家人姓张。”

“白族是受汉文化影响至深的一个民族，史称‘文献名邦’，整个民族，每个细节都能考究出深厚的文化底蕴来。”导游是白族人，自豪之时，手舞足蹈。